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田雜著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郭文鈴

白田雜著卷五

寶應王懋竑撰

讀史漫記

范雎以秦昭王之四十一年為相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魏齊即以是年奔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四十二年秦誘執平原君魏齊與虞卿亡走魏後五年秦破趙長平則昭王之四十七年而赧王之五十五年也雎傳所叙

最為詳明考之虞卿傳則卿為趙計事皆在長平敗後與睢傳不合故古史疑魏齊死後虞卿復歸相趙史畧不言耳然如所云則史窮愁著書之言亦無所當矣通鑑叙誘執平原君事於赧王之五十六年則與卿傳合然秦以赧王五十六年正月罷兵至九月復圍邯鄲此數月之中秦未必能誘平原君以來而平原君亦未必敢往且考異亦無他據其與古史所云亦未知孰是也姑記於此

長平之敗趙王與樓緩虞卿論事戰國策皆樓緩語史記虞卿傳以前為趙郝語後為樓緩語考其文義戰國策為順通鑑從史而前後刪削太多於意未盡竊謂當從戰國策

戰國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未嘗即圍邯鄲史記秦本紀趙世家白起傳六國年表皆同獨戰國策前章有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此飾說也下有既解邯鄲之圍趙王入秦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

而講文義不屬而又明與章旨不合吳本有之注云脫簡史以為章首今本無

按秦未嘗即圍邯鄲趙王亦未嘗入秦此自戰國策之誤史記虞卿傳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此承戰國策之誤而未及正通鑑但云使趙郝約事於秦而去邯鄲入朝二語通鑑是也

秦自誘執楚懷王天下視秦真如虎豹豺狼之不可嚮邇故趙與秦會澠池廉頗請三十日不還立太子以絕秦望其畏秦也如此況自長平敗後秦有滅趙之心趙王安敢

入朝於秦且既入朝又何以使趙郝約事於秦此必無之理趙世家不言入朝而云趙王還不聽秦還字上無所承益其誤也秦本紀四十八年十月韓獻垣雍而不言趙獻六城疑因虞卿之言而止此所謂不聽秦者而邯鄲之圍亦以此史文多錯誤而尚有可考者考異亦不盡及也

蘇代主從約未嘗入秦史白起傳韓趙使蘇代以厚幣說秦相應侯據戰國策只云謂應侯曰不云蘇代也又戰國策蘇子謂秦王言從之不可成不知何蘇子亦似

非代屬也策末言秦兵不出於境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皆虛辭無實通鑑從史作蘇代而蘇子之云則略之戰國策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魯君避席擇言按嬰即惠王罃魯君以時考之當是共公此策猶有先王禮義之遺在戰國中為景星鳳凰之見矣魯雖微弱不振而先世禮義之傳猶在亦不可不表而出之通鑑以其無所附而削不載非也當補於魯共公薨之下

通鑑多載孔叢子語朱子孝經刊誤後䟦嘗辨其誤而

綱目仍通鑑之舊葢未及正也綱目成於壬辰而刋誤之作在丙午相距十有四年故前後所見不同朱子晚年嘗欲更定綱目而未及其載於黄李二公所述者可考也

秦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五年六國盡滅秦兵所至如獵狐兎無敢當者惟楚爲少用力至齊以四十餘年不被兵而兵卒入臨淄莫之或格然則非秦之能滅六國六國之自滅也其時李牧獨能與秦亢然使不死

亦支持歲月之閒耳朱子謂天下之勢至此雖使聖賢復生未知何以安之也通鑑以命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周天子自壞其紀綱而朱子以為昧於先幾故曰天下勢而已矣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蓋誠有見於此也

漢高帝嫚而侮人然於留侯不敢輕也稱之必曰子房尤憚周昌後亦稱王陵四皓之來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其重之如此然則高帝所嫚侮者叔孫通

隨何輩耳漢廷無一儒者所以不足啓高帝之敬畏也

高帝臨崩呂后問以蕭相國後何人可代帝歷舉曹參王陵陳平周勃其時留侯見在而不及之何也豈其多病方道引辟穀度其不久於世而不及之乎此事前人未有論及之者

高帝崩呂后四日不發喪謀誅諸將以酈商而止通鑑以具言爲妄削不載然帝崩四日不發喪此必有故史所傳非妄也陳平之在滎陽樊噲之在代以前後事連

言之耳灌嬰屯滎陽高帝紀嬰傳皆無其事僅見於陳平世家亦不詳何時疑自破布歸即屯滎陽也史以無事故略之綱目依史記補入

王陵以爭王諸吕髙后遷之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卒其卒當在髙后之七年也人臣之義以王陵為正而言不用即以病歸不復出亦得大臣之節通鑑僅云謝病免而刪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語似失其實當補入又當依絳侯例於髙

后七年補書帝太傅王陵卒
周昌以伉直為高帝所憚其為趙王如意事謝病不朝三歲而卒雖不能全趙王然亦無負於高帝矣當與王陵同書而通鑑並謝病不朝亦削不書
王陵謝病不朝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誤也七歲則卒於高后之世若十歲則文帝之立久矣不應漫不及陵也七誤作十與汲黯傳同
史記惠帝崩呂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謂丞相曰云

云是時王陵陳平為丞相漢書外戚傳謂丞相陳平若王陵必不聽其計也通鑑不載此事以髙后病甚始令吕産吕禄居南北軍不應八年前已居南北軍也又此時吕釋之尚在吕禄未侯故疑其語非實而删之案漢書無吕禄字蓋紀作為將監南北軍事葢此時周勃為太尉吕産以將監南北軍事未嘗專制至髙后病甚始以南北軍專屬之産禄而太尉不得入軍中主其兵但史所叙不詳耳綱目依史記補入此事吕氏權由此起故

不可刪而仍從史記書將南北軍竊謂當從荀紀為是

綱目留侯子子誤作孫書法謂此條通鑑於誅呂產祿及之不知通鑑所書乃後事非補敘前事也前人讀史每多不詳當正之

高后元年正月除三族妖言令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决而崩今除之則此本惠帝之意通鑑不載此詔是沒惠帝之美而反移之於呂后也綱目依通鑑未及補

綱目凡例凡賢臣之卒特書前漢如賈誼董仲舒汲黯劉向皆不書卒疑缺文賈誼之卒在文帝十一年汲黯之卒在武帝元封二年劉向之卒在成帝綏和二年惟董仲舒史不載其卒之年無可考賈汲劉之卒通鑑皆不書綱目因之所當補入

汲黯傳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漢書七作十黯以元狩五年出為淮陽太守至元鼎二年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元封二年卒史自元鼎二年計之故曰七年漢

書通計之故曰十年然以文義考之當從史或漢書七誤作十通鑑綱目皆從漢書

梁懷王薨無子則梁太傅亦罷矣誼後歲餘乃卒不知何官豈仍以梁太傅卒乎此不可考

通鑑於宣帝甘露二年書營平侯趙充國薨而神爵二年不書典屬國蘇武卒此缺文也綱目因之蘇武之節豈不得與營平比乎是亦所當補也

綱目正誤謂於漢文帝十一年補書絳侯周勃卒余因

其語推之略舉數條通鑑創始為之義例繁多不無遺漏而綱目之作一依通鑑未及重脩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梁王武使人殺袁盎所謂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袁盎以奉常使吳已以楚相罷免家居然不書故奉常者貶之（據酈宣書故司隸楊惲書故平通侯）盎多計數其陳說雖切皆有所承迎如引卻慎夫人坐以悅母后而於鄧通未嘗一言及之也阻梁王之議亦順帝意而於臨江王未嘗一言及

也既以計殺晁錯而使吳不疑吳王故厚遇盎其以誅錯報亦吳王之所樂聞必無圍守欲殺之事特遣盎還報而盎自撰諸妄語以幸脫其罪景帝既悔殺錯則當誅盎而卒賴竇嬰之力免於誅而仍為楚相盎已罷免疑不過因魏其以成其議史言大臣及盎等則盎必呂言之以專其功故及於禍此亦天也綱目不書故官盎亦貶之書法謂不書官為薄梁罪又謂不以失刑病帝支離之甚可笑也

袁盎諫趙談參乘本為正論而史載袁種語於前則其所由有不然者贊謂其善傅會益竊其微矣又史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則盎昌言之自專其功尤為切證也

孔臧為太常見於百官表而辭御史大夫則漢史無其事至言禮賜如三公武帝時無有三公止丞相御史大夫耳其語之妄自明朱子孝經刊誤跋語中曾辨之以通鑑為誤而綱目不之削者門人所編未及更定也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奏罷滄海郡予之也請罷西南

夷而專奉朔方弘雖希世然此舉亦不爲無益矣故節取之賜淮陽王几杖無朝賜衡山王賜書不朝毋朝不朝一也各從其本文爾賜吳王濞几杖不朝通鑑叙於吳楚反時而前則缺故綱目亦缺不書書法曲説穿鑿非綱目意也下條倂獄治渭陽五帝廟遺詔短喪皆直書之獨以賜吳王几杖爲文帝諱乎無理曲説此爲甚矣

酷吏張湯王溫舒皆書有罪自殺義縱亦酷吏也而書

殺不去其官葢不以其罪殺之也縱以楊可告緡為亂民捕其為可使者此一事有直臣之節足以贖其罪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酷吏郅都為禍首然有忠直節非他酷吏比其殺之不以罪乃太后意非景帝意也故略之

公孫弘以希世取相位而其議卜式及郭解兩事有大臣之風卜式本末無足言者而烹弘羊一語致堂亦節取之則弘語未可略也通鑑於議卜式語不載綱目補

書之當矣
卜式為人本末無足言者其以家財輸邊以致告緡之令毒徧天下史特載其烹弘羊一語以結正弘羊之罪非有取於式也公孫弘雖以希世取相位然與卜懸絕矣班氏謂公孫弘卜式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比而言之益失其實至擬之飯牛版築則弘且不敢當況式乎又云質直則汲黯卜式黯乃與式為伍其顛倒何至於此而世未有言其非者使卜式之罪不大白於天下

後世則班氏之過也

桑弘羊子遷事皆出杜延年傳延年傳少府徐仁廷尉王平皆論棄市百官表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棄市通鑑平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與漢書不合當別有據綱目書廷尉王平要斬依通鑑而賈勝胡以不知所坐故畧之綱目書少府徐仁自殺廷尉王平要斬益深譏之是時霍光專政譏不在昭帝也光以私意枉殺大臣則夷滅之禍不獨顯禹雲山之罪而亦光有以致之

矣愚謂當從漢書作廷尉王平棄市

又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翼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則李种賈勝胡與王平徐仁非一事也通鑑或别有據然入賈勝胡於此語無所承却未分明

通鑑宣帝即位尊皇大后曰太皇太后綱目因之考證以為誤當删此九字考證言也按漢書昌邑王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宣帝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已而即位皇太后歸

長樂宫元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帝紀所載分明可考惟外戚上官后傳宣帝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此因上有立宣帝字傳寫之訛遂誤以元為宣非外戚傳之本然也通鑑據外戚傳故於此增入九字而於元帝即位又書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前後違錯其誤亦自分明劉氏漢書刋誤既不之及胡注亦畧不言惟考證能辨之而未詳其致誤之由至考異反謂元帝即位再書尊皇太后為重出羨文是并漢書而未之見也合以考證為正

漢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此家人子非宣帝之宮人也唐詔立武才人以政君為比此文飾之辭不可以欺兒童者而考異乃以為據謂當先書以宣帝宮人為婕妤章句之儒不曉大義至於如此此所當痛斥者也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又為前將軍錄尚書事免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官已見前又不可書故官故止書蕭望之自殺非削之也又堪

卒二字提要有之令綱目刋本漏其與張猛皆不書官亦以官已見上非削之也望之堪皆為元帝傅雖昧於不可則止之義然與貪慕爵位者異矣綱目不應盡削其官葢本於官已見之例而書法發明妄為之說此非綱目意也

劉向以得淮南枕中鴻寶苑秘書鑄黄金幾死及對成帝猶謂甘泉汾陰雍五時當復通人之蔽至於如此向之賢而此一事則不及谷永遠矣

元后傳成帝發怒責問王商立根等此恐出王音意王氏惟音為脩整商立根等奢侈放縱音所不能制故言於帝以此恐之耳使出成帝縱使不誅音卒後必不委商根以政事矣帝故昏弱必不為此也

許后為王氏所忌卒廢殺之以許氏尊盛日久恐為所閒趙后起微賤故不之忌趙后姊弟之狂亂什倍於許后而恣行自若張放淳于長之寵皆白罷遣之而於趙后姊弟未嘗問也暫推谷永再言之而不聽即止班氏

云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葢由趙氏內亂而後外家擅朝也

谷永對策言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此必王鳳欲進其小妻弟張美人故永預言之以為張本建始四年距陽朔元年僅五年必鳳於谷永對後進之也如淳謂永為鳳洗前過則非是而此論實為鳳言仲鴻論亦非也

王商以永始四年十一月庚申罷賜令安車駟馬次年正月壬戌復位相距僅六十二日其免其復皆自為之

與成帝無與也胡注商去年免今復位而不著其相距之近似失之

龔勝鄭義彪炳天壤而書法發明僅以為别於莽臣之書死者其可笑如此

莽始建國四年大司馬甄邯死綱目不書此缺文王舜甄邯同為莽大臣王舜書死而甄邯不書非其例也邯孔光女壻於甄豐不知何屬豐之誅不及於邯疑非近族也

太皇太后王氏崩此如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不書新室文母不子莽之攺也以漢之太皇太后而崩於莽之始建國五年莽之篡元后實成之雖有不忘漢之心然亦末矣所謂不待貶絶而其義自著者也以為予之誤矣更始為新市平林所立畧與盆子同雖能遣將討莽而以疑忌殺伯升光武亦幾不免又卒於破敗而降赤眉故綱目直以元書之不成之為君也孺子嬰為王莽所立後方望以之稱帝其為更始所殺綱目以擊斬書之

孺子嬰且然又何疑於更始乎呂后立恒山王義文帝
殺之綱目書誅此可以得綱目之權衡矣
通鑑建武十九年上行幸南陽進幸南頓復南頓田租
一歲復增一歲范書復南頓田租歲上無一字劉注謂當
作五歲史缺文也先復五歲後增一歲共六歲後二十
年復濟陽六歲顯宗復元氏六歲皆依此例案下父老
言願給復十年若止一歲不應遠請十年劉注是也胡
注亦不及此綱目復南頓田租二歲此因通鑑而誤

陳壽志荀彧以憂卒通鑑從范書孫盛魏晉春秋書飲藥而卒以爲彧之死魏武隱其誅不書飲藥而卒後世人君將謂隱誅可得而行至綱目則直書曰自殺以此例之翟方進之死成帝亦隱其誅當正名之曰自殺而令綱目書卒亦從通鑑蓋未及正也

司馬懿密謀誅曹爽本以傾魏爽誅而篡奪之形成矣於此當嚴其詞綱目一依通鑑其辭有未盡者宜書曰魏主芳謁高平陵曹爽等從司馬懿舉兵矯太后令閉

城門分據諸營奏免爽等官遂殺爽何晏等并桓範皆
夷其族懿自為丞相加九錫復辭不受凡例曰凡書篡
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以此推之令綱目所書尚未
為定論也至懿自為丞相則提要已明綱目刊本偶誤
耳書法以懿為知節真可為夢語矣

魏志餘論

通鑑曹爽用何晏丁謐鄧颺之計遷太后於永寧宮胡
三省注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遷也意者晉諸臣

欲增曹爽之惡故以遷字加之按陳志文德郭皇后稱永安宫明元郭皇后稱永寧宫其例正同郭后傳既不言遷曹爽傳亦不之及司馬懿奏事稱永寧宫皇太后令亦無偪遷之文則胡注是也通鑑用魏畧晉書宣帝紀五行志語而未考其實綱目因之當依胡注改正

魏畧丁謐傳奏使太后出居别宫皆謐之計晉書宣帝紀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宫五行志爽遷太后於永寧宫帝與太后涕泣而别案魏畧止

言丁謐而宣帝紀增何晏鄧颺以其同黨故耳五行志
又誤以齊王廢時事以附益之恐皆非其實當以陳壽
志為正
蔣濟高柔孫禮王觀皆魏之大臣激於曹爽之專政而輔
司馬懿以誅爽爽誅懿專政而篡弑之形成矣濟益深悔
之故發病而沒干寶晉紀謂病其言之失信未盡然也孫
禮逾年亦卒高柔王觀以老壽在朝高官厚祿與懿師昭
相終始其視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弑漠然無所動於心

繩以春秋之義其能免於黨惡之誅乎齊王之廢柔以一元大武告廟高貴鄉公之弒柔與司馬昭司馬孚連名具奏而高貴鄉公常道鄉公之立柔觀皆進爵增封邑非特無所與而已也蔣濟為太尉在羣臣之右而懿以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以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以濟從屯洛水浮橋益劫與之同是柔觀與謀而濟不與謀也其上永寧宮奏首稱太尉臣濟此懿自為之耳濟讓爵表曰語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益自明其非懿之黨而於爽之誅力言曹真之勳不可無後則猶能與懿異也懿誅爽

後篡奪之勢已成濟固知之而力不能制故不三月發病而卒考其始末與孫禮高柔王觀不同而為魏史者皆晉人未能辨明其事宜表而出之

高柔以黄初四年為廷尉在位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月遷司空又從司徒考其時在正始六年後正曹爽執政之日也懿誅爽時以柔行大將軍據爽營是與懿同謀者自是遂為司馬用矣柔在文帝明帝時以直諫顯名至曹爽執政乃默無一語而迨與懿同謀殺之前後較

若兩人當懿誅爽時柔已七十有六矣柔卒於景元四年逆計之正始九年柔年七十六歲使年七十餘而死不當為魏之名臣耶陳壽評其保官二十年元老終位蓋深譏之人固有不幸而不死者如高柔是也王觀名位次於高柔而終始於司馬畧同孫禮以亮直稱而以爭界之事為爽所黜遂為懿畫誅爽之策其後入為司隸校尉遷司空封亭侯凡歷二載史不著其一語盧毓亦有名稱而與爽不協以司隸校尉治晏等獄蓋皆為懿用矣懿之篡魏劉放孫

資導之於前而高柔王觀孫禮盧毓與傅嘏助之於後俱有力焉不獨賈充陳騫之儔也余是以詳著之

司馬懿與曹爽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内是年轉為太傅而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但不言録尚書事然懿至正始八年始謝病不與朝政則前此固未甞不與也正始二年四月懿出拒吳五年爽出征蜀彼此出入未有疑忌自爽出無功晏等乃有猜防之意六年以義領中壘中堅營七年與懿異議八年五月懿謝病益已

定誅爽之計特以稔其惡而斃之耳懿受文帝遺詔輔政已有不臣之心東禽孟達西拒諸葛威名甚盛追遼東之役大肆誅殺藉以服衆爽之愚騃晏等之浮華夫豈其敵懿盎玩之於股掌之上而猶遲而後發誅爽之後自為丞相加九錫儼然以操自居而俛仰之間國祚已移矣即使爽用桓範言奉天子詣許昌不過稍延月日之期終必為懿禽滅盎懿之陰謀已久威勢已成内外諸臣皆為之用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晉書景懷夏侯后傳明帝時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此因舊史必有所據而通鑑以為非實其言未可詳也

懿既擁兵而子師為中領軍亦執兵柄其誅爽也師勒兵鎮遏中外陰養死士三千人一朝而集昭亦率衆衛宮此直舉兵稱亂伺閒以取人之國而以誅爽為名耳當文帝明帝時君之失政多矣懿受腹心之託膺社稷

之重寄不聞一言之諫爭而且陰結劉放孫資以為內主卒以傾魏陳矯之對明帝曰朝廷之望也社稷未之知也蓋亦知其有不臣之心矣通鑑所云似未然也

劉放孫資排燕王宇曹肇而薦曹爽司馬懿卒以亡魏而放資復為中書監令凡八年至九年春始遜位是時曹馬之隙已成八年懿始謝病而放資即以次年遜位蓋預知其謀而又逆料爽之非懿敵矣爽死後復以孫資為中書令則於資之黨於司馬可見也劉放傳黄初中改秘書為

中書以放爲監以資爲令各加給事中又俱加侍中其領監令如故曹爽誅後復以資爲侍中領中書令而不及放其下即言嘉平二年放薨資復遜位三年薨詳其文曹爽誅後復以下當有劉放爲侍中領中書監九字

史不言者蓋脫文也

司馬孚位爲上公歷事四世於師昭爲尊屬於齊王之廢高貴鄉公之弒無能有所匡正僅流涕痛哭而已且父子尊官厚祿榮寵終其身未嘗有所辭讓以云魏之純臣其無愧乎梁之朱全昱亦然然全昱田野之人不知書其不能辭爵宜也君子於孚不能無惜焉綱目書

官書爵益節取之與王祥同也晉書司馬順宣帝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武帝受禪順歎曰事異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順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以孚視之遠不逮矣按史言孚以尊屬師貽不敢偪之順亦武帝之從叔父也武帝寛厚又非師貽比其得罪必更有他語不第以悲泣故史弗詳耳

曹爽傳桓範不應太后召南奔爽宣王知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計干寶晉紀桓範出赴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智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晉

書宣帝紀蔣濟言於帝曰智囊往矣帝曰爽與範內踈而智不及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與晉紀互異以陳志考之疑以晉書為是懿以太后令召濟勑之與同屯洛水浮橋濟非為懿用者而爽之愚闇懿固久知之矣不待濟言也通鑑從晉紀考異亦無他證

曹爽為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太尉在大將軍之下轉為太傅則在大將軍之上矣陳志所云以宣王年德俱高恒父事之不敢專行此正其實而外以名號尊之欲

使尚書奏事由己此特晉人之辭耳何晏鄧颺素與司馬師昭互相稱譽其進用亦未必盡出爽意也其後權勢相軋始相疑貳故陳志叙其事於五年後接於八年宣王謝病不與政晉書宣帝紀八年帝於是與爽有隙則前此固未嘗異也何晏鄧颺為尚書司馬孚為尚書令爽弟羲為中領軍懿子師亦為中領軍爽弟彦為散騎常侍懿子昭亦為散騎常侍固相參用爽非能專制者懿之忮狠爽晏輩自在其掌握之中然使其轉太傅

時已有專制之意懿豈不覺之豈遲至十年而後發乎

晉志魏初惟置太傅位增三司景帝為大將軍叔父孚為太尉始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裴注所載與表亦自分明太傅太尉官有尊卑而職位不異其答詔劉放孫資為之乃懿黨也故知所云使尚書奏事由已者恐未必然

桓範與曹爽僅鄉里之舊其赴爽也蓋逆知懿之必篡魏矣而不能識爽之無成何也然人臣之義當以桓範為正　範初出即曰太傅謀逆謂爽等曰坐汝族滅被收曰我亦義士前後語自分明懿以太后詔召範乃矯

詔也矯詔豈可從乎懿勒兵先據武庫師屯司馬門直舉兵稱亂耳其遣高柔據爽營王觀據羲營必不誅之非倉卒間事也既以王觀行中領軍何復以中領軍召範此直脅之使隨已同屯洛水耳範之出也司農諸吏皆止之不聽非僅聽兒子言者其見懿叩頭不知有無然範嘗曰我寧作卿向三公長跪則平時見懿當拜亦非為畏死而叩頭也懿收張當考問又令司蕃自首皆以大逆誅滅之魏書晉臣所作不敢盡其辭而微見其

意通鑑多因舊史綱目分注亦未及改正是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以太后詔當云矯太后詔黄門張當奏當云懿使廷尉誣奏當與與陰謀為逆通鑑所叙亦自分明俱未直截說破耳

蔣濟桓範皆魏之大臣非懿黨也幸則為蔣濟不幸則為桓範必無自全之理矣故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芝楊綜之不死而反遷官此以安朝臣之心所謂盜亦有道者既滅晏等之族又遷芝等之官慶賞刑威皆其所專擅矣芝之綜不能辭官而反為懿用此其人絕無

足取竊謂此事可削不書

高柔行大將軍據爽營王觀行中領軍據羲營此起兵時事爽罷免後柔仍為司徒觀仍為太僕觀傳復為尚書是自太僕為尚書也兩營兵不知何屬豈懿自領之與師後為衛將軍抑師領之與魏晉書皆無可考

何晏鄧颺丁謐李勝當懿起兵時不知何在若在外從行史無一語及之自是不從行也素為爽黨至此乃坐視以圖倖免其視桓範逮不遠矣　晏等浮華相扇慿

藉權勢惟以割分產業因緣求欲為事晏謐颺為尚書執司隷校尉勝河南尹皆未為要職而懿父子擁兵其視晏等直几上肉耳一日變起束手相視俱就死地亦非不欲為爽謀也

蔣濟素有重望不在陳羣之下其諫明帝信任近臣也則不合於劉放孫資其諫何晏等變亂制度也則不合於曹爽而於曹爽之誅夷為言曹真不可無後則不合於司馬懿此為能自立者特以身為太尉於曹馬之隙

知亂之將起而不能辭位以去以致為懿所脅不能自免此為失耳然視高柔王觀孫禮則已遠矣通鑑於桓範之事從晉紀以懿言為濟言而又削表不載又不載濟爭曹真語似以濟為合於懿者而著其失言於與發病而卒於是濟之始末不得以明而幾與高柔孫禮之徒同類而棄之也　詳濟之始末不與高柔王觀同而桓範之死亦不與何晏鄧颺同綱目多因通鑑於此未及詳定也晉書宣帝紀收曹爽兄弟誅之蔣濟曰曹真之勛不可以不祀帝不聽干寶晉紀蔣濟以

曹真之勲勞不宜絶祀故以熙爲後按正始十年四月己丑改元嘉平丙子蔣濟卒而陳志云嘉平中紹功臣世封真族孫熙奉真後則非以濟言也當從晉書

綱目於魏臣書卒者三人徐邈髙堂隆陳羣而管寧爲變例其他一切削之然如楊阜之直諫似當附書而所書既畧情節頗有未詳而髙柔王觀等之變節逆黨其罪亦不著矣後之君子所宜詳考也

王祥以至孝稱而濡跡於魏晉之際不能去位與吴之孟宗同君子不能無惜焉綱目於王祥書卒盖節取之

高堂隆之卒傳不著其年通鑑附書於景初二年綱目之建興十五年綱目因而書之楊阜之卒傳亦不著其年通鑑不書故綱目亦缺非削之也通鑑載阜疏於青龍三年綱目之建興十三年竊謂宜附書其後隆傳景初中帝使郎吏從隆等受經數年隆等皆卒則隆未必卒於景初二年特附書耳阜亦可用其例也

蜀志餘論

陳志曹公征荆州劉琮迎降諸葛亮勸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夫跨有荆益乃隆中之本計而以當

日事勢揆之恐諸葛公未必出此是時曹操已在宛軍

勢甚盛先主以羇旅之衆乘隙以攻人之國縱琮可取

操其可禦乎先主之欲南據江陵人衆數萬操以五千

騎追之不戰而敗至棄妻子而走其不能拒操也决矣

孔衍漢魏春秋或說備劫劉琮得荆州人士南據江陵

而不言諸葛公之計其語為是通鑑盡載其語而不從

陳志然參用陳志二語謂攻劉琮荆州可有據孔衍書

或說乃劫劉琮得荆州人士南據江陵耳非攻琮遂能

奄有荆州也朱子論此謂先主不攻劉琮而取劉璋為經權俱失先主之取劉璋自非是乃出於不得已之計若不攻劉琮則固未為失也此亦朱子未定之論耳

吳志餘論

潘濬傳劉備領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楊戲季漢諸臣贊列濬於糜芳傅士仁郝普陳注濬亦與關羽不協孫權襲羽遂入吳按濬為昭烈治中又典留州

事職任益不輕矣與士仁共守公安士仁之叛降濬豈得不知之自典留州事而聽其迎降可乎即如江表傳所言亦僅稱疾不見而已及權慰勞之遽下地拜謝更為權用且樊伷以武陵郡從事誘導諸夷圖以武陵附備為不失舊臣之義而濬自請兵往斬平之此豈有人心者與樂毅所云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迥乎異矣故濬當與麋芳傅士仁同戲之譏貶自不為過通鑑盡載江表傳語而削陳志注與關羽不協之云其事遂不著

故附論之
通鑑景初二年冬十月太常潘濬卒吴王以鎮南將軍吕岱代濬綱目書冬十月吴遣將軍吕岱鎮武昌而不書濬卒代濬葢削之也太和五年吴主假太常潘濬節督軍討五溪蠻綱目書吴遣潘濬擊五溪蠻不書官亦貶之
魯肅首建議拒操周瑜與之同而肅欲與昭烈協力瑜意則少異瑜卒肅勸權借荆州至吕蒙直欲圖取關羽葢與肅反矣瑜薦肅自代而肅不薦蒙自代也肅卒代

者自在呂蒙而權更用嚴畯畯書生不閑軍旅固辭然後以授蒙蓋或肅之遺意抑欲以誤羽也肅卒時年四十六使肅不死則樊圍必無後患而操可蹙北方可圖曹丕不敢稱帝矣故諸葛表曰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其事勢如此亦天為之也　綱目書冬十月呂蒙襲取江陵十二月蒙卒而削其官益快之也

孫權所用皆智謀勇力之士陸口重地不當以付嚴畯此

必肅舉畯以自代肅之意欲協和吳蜀以拒操而不用呂蒙之計也權雖用其言而意實不在畯畯亦知之故力辭而卒以授呂蒙史謂衆嘉畯之能以實讓葢以肅之薦畯為非是乃諱之而不著其語此其情事曲折雖於諸史畧無所見而千百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孫策創業江東自藉攻戰之力而於張昭張紘虞翻俱待以師友之禮委而用之所謂爪牙信布腹心良平不專以武力也至權時張昭張紘雖見尊禮而不復任用

昭且幾不免而翻竟以竄死惟顧雍潘濬輩從容諷議得安其位陸遜有大功而以數直諫憤恚而卒周瑜魯肅幸以早死不與陸遜同禍而亦恩不及嗣其所愛重者惟吕蒙凌統甘寕周泰輩以視策萬萬不逮矣其保有江東者以有吕蒙輩為之用得其死力而其不能廓大基業上窺中原者亦以此孫盛之評益得其實矣而通鑑不著其語故附論之

白田雜著卷五

白田雜著卷六

寶應王懋竑撰

記邵氏聞見錄語

邵氏聞見録記明道先生語曰司馬君實吕晦叔相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又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竊謂此乃邵氏因明道論新法之語而

附會之非明道語也葢王荆公之高志厲行文章議論本與諸君子合其得君行道固將以濟世安民特以所學不正又以狠愎自用故明道欲優游委曲待其自悟而改之是以有新法之行亦吾黨激成之語然又曰此自思則如此今日許大氣燄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譬如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亦自見其難以轉移之意矣若蔡確章惇輩乃小人之雄豈可以荆公為比而與之共政薫蕕不同器君子小人必不能以相合

與之共政事事皆可以掣吾之肘稍久則乘間抵隙司馬諸公且不能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而何轉移之有哉倘哲宗僅一中主其昏謬不至若是之甚則必無元符紹聖之事而衣冠之禍可以不作且是時哲宗方幼紹述之事未萌明道何能預知之夫士君子居可為之地乘得為之時惟問其事之當為與不當為而不必論其事之濟與不濟至於禍患尤非所恤以韓魏公寧可預憂其不濟遂輟不為之語及温公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之語推之則後來之禍固君子所不懼也哲宗雖以紹述為名而其實乃有恨於宣仁故盡反其所為而并及宣仁所用之人章蔡因其機肆行報復誅流竄殛以快其忿其於君德朝政國計民生一切不問凶德參會君臣上下各逞其欲以馴至靖康之變所謂天實為之當宣仁末哲宗失德已著吕范諸公不深惟社稷之計廣引正人為之輔弼屏除姦黨絶其萌芽而乃以調停為區區自全之策卒之潰敗決裂不可收拾雖非盡

呂范諸公之過而亦有以致之論者不此之咎而反追咎温公申公不與小人共政豈不誤之甚哉程氏遺書及淵源録皆載邵氏所記文集中答張呂二先生書亦有及此者疑皆未定之論也邵氏言至今四十年而言益驗則固記於四十年之後而諸門人所録畧無及此者其非明道本語無疑而猶未敢定也姑記於此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元祐時行遣者僅一蔡新州確若呂惠卿章惇蔡卞輩

皆布在列郡未有毫毛之傷但以退休散地怨入骨髓元符紹聖間乃力為報復必欲置元祐諸公於死地其忮恨如此是後羣奸相繼根據盤互并為一黨歷數十年牢不可破竊恐周孔復生亦無能變化之理張吕二先生益有疑於此而胡氏所記尹氏亦疑此語則前輩多已及之而答張吕書所云自是一時所見而非其終身之定論也答張書在庚寅答吕書在甲午

語類百三十卷有廖德明葉賀孫録兩條廖録在癸巳

後與張呂書同葉録在辛亥後其語則大異雖不明言非明道語而斷以君子小人不可共政又引舜去四凶孔子去少正卯為此則非復廖録之舉例矣又百二十三卷葉録云温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此心可以質天地通神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並用小人所以成後來之禍令人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此條尤説得盡愈可證答張呂書之非定

論矣　又按百三十卷鄭可學録問明道共政之說亦是權曰是權若如所說縱不十分好亦不至如他日之甚此亦在辛亥後恐是偶然答問之詞或記者之誤當以葉録為正也
文集辛亥與留丞相書言元祐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民到於今頼之又言元祐之失在於分別之不精而不可以為已甚至其後書又力言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則彼勝此無

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雖舉朝皆君子而一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皆足以為吾患況在侍從之列丞弼之任乎其言至為深痛雖不及元祐時事而其大旨與答張呂書則迥異矣兩葉錄以與留書考之尤為明據范淳夫唐鑑言有治人無治法朱子嘗鄙其論以為苟簡而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為不易之論而自述前言之誤蓋其經歷已多故前後所言有不同者讀者宜詳考焉未可執其一說以為定也

答張敬夫書有伯恭不憚下問之語此在嚴州時伯恭以己丑十月至嚴州而朱子以九月丁母憂歳内不得有書其在庚寅無疑也答吕伯恭書有見外書胡氏所記之語外書成於癸巳故當在癸巳後而吕集叙論淵源於戊戌非是或云在甲午七月後鄒琢其云大抵自庚寅至甲午僅五年故答張吕書所見畧同皆一時未定之論耳

書杜北征詩後

隱居詩話曰唐人詠馬嵬事多矣世所傳者劉禹錫曰官軍誅佞幸天子捨妖姬白居易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詠祿山能使官軍叛偪追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豈特不曉文章體裁抑亦造語蠢拙失臣子事君之體老杜則不然其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鑒夏殷之敗畏天悔禍賜妃子以死官軍何與焉今按此論直不曉文義而妄為之説不獨老杜笑之即劉白亦笑

之矣以褒妲比楊妃則明皇為何等主而歸其功於陳將軍詞句雖畧而指意明白葢有過於劉白之所言是豈明皇鑒於夏殷之敗而自誅之者古人文字原無忌諱唐世詩人尚有小雅怨誹之遺而猥以末世諂媚心腸妄為測量使古人之指意晦昧而不白於後世可歎也昔石湖范氏議元次山中興頌為不合頌體其自述云恰逢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而朱子直以謚予目之至今為笑魏泰所論與之正同也

劉白直叙其事其詞迫其情危使後世讀之為之悚然色變足為千古之殷鑒而老杜洞觀於興廢存亡之故以為不誅國忠不誅貴妃必不能成中興之功其識又遠出劉白之上矣故曰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此言中興之功由於誅國忠貴妃而國忠貴妃之誅則皆陳將軍之力而以管仲比之其詞慷慨壯烈所以謂之詩史也昔黄涪翁論北征南山詩

以詞語論則南山勝若書一代之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亦可此在古人已有定論而竊怪注杜者之不引此而反載魏泰之妄語也論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此為證父攘羊言之言斷不可證父之事耳非謂改易事實顛倒是非為親飾辭怙過也書不諱瞍鯀事獨不為舜禹計若以為尊親諱例之則虞夏之臣子當蒙首惡之誅矣詩無魯風而載驅之詩則録於齊夫子獨不為魯諱而删之乎春秋隱公

閔公不書弑此魯無南史董狐之筆為時君諱爾夫子因而不革而不地不葬已見其實至如夫人孫于齊夫人孫于邾夫人數會齊侯皆國之大惡而曽不為諱他如納郜鼎丹楹刻桷閏月不告朔公四不視朔之類皆直書之未嘗諱也唐太宗謂褚遂良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乎對曰臣職司載筆不敢不記劉洎曰藉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此正得古人臣之義後世不知此而徒舉為尊親諱之説所以人臣少有擬議輒加以誹

謗先朝之罪而元符紹聖之禍歷千載而不息也司馬遷作史記不虛美不隱惡自劉向揚雄皆以為實録而王允以為謗書俗儒之論往往如此故因魏泰論詩語而附及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王山講義考

按果齋李氏所云晚年始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自得之葢指此數書而言以今考之皆發明性善之指說出地頭名目如韓子原性人之所以為性者五人

之所以為情者七之例非有指示本體令人深思而

自得之之意若呂燾所記自是記錄之誤故并載諸

書而附呂錄使後之讀者有考焉

玉山講義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

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

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因所當講然今日當體會何

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

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

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世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旨也五者之中所謂性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

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葢仁則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脈不相淆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

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體用又各自有分別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別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

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是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別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葢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於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說葢以仁

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隠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

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答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令人多錯㑹了他文義令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

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耳夫子所以賢於堯舜亦可見其一端也然仁之一字須更於自己分上實下功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也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謂性者適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猶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予之以仁義禮智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須有氣然後

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為物有昏濁清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為聖稟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則為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則為愚為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為而其性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自無物慾之蔽故為堯舜初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强為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

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欲復天理者皆吾分内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為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

今聖愚同此一性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可必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然或氣禀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反為甚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學者最為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

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粗巨細無有或遺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却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至崇禮盡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為主然

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於道體之全無有闕處矣

按此說是因問者言孔孟之言同異而發明性之所有仁義禮智四者即孟子非由外鑠我我固有之之意只是講明道理地頭名目而其歸宿處在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數語非是教人回頭轉腦向自己心中識認四者模樣也故其後又曰須

更在自己分上實下工夫始得若只如此草草說過無益於事又曰識得性善則知堯舜之聖不是强爲識得堯舜做處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則豈徒向心中認取四者之謂耶又後云就日用間便著實下工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也然尊德性便有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亦不是判然兩事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其歸宿處只在於此亦可謂明白而無疑矣答

陳器之林德久兩書亦只發明前段之意而於下工夫處却未之及至呂燾所記則直以認識得裏面物事模樣作工夫且謂敬是第二節事明與王山講義相背此記録之誤不可以不辨也

答陳器之書云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

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别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葢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葢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

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葢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

其有智使具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個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也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也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於四者之中葢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收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

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又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岀為是為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始終萬物之義故元為四端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

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按此因玉山講義而發明之其言尤詳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若此葢是理之可驗依然就他發處驗得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必有是理於内然則孟子之謂性善亦遡其情而逆知之如此發揮明白只說道理地頭名曰

如此非教人於此做工夫也做工夫處玉山講義已
明言之此因問者未之及故不復道耳若如呂壽所
記要識認得四者是甚模樣物事則玉山講義答陳
器之書與林德久書皆無此語試循其說而求之四
者是甚模樣物事如何各各於心中分別出來真所
謂没世窮年而不可以得矣又四者各有模樣物事
仁義對立則又有二者模樣物事仁包四端則又有
一箇模樣物事智能成始成終則又有一箇模樣物

事一心之中紛亂已甚迷惑瞀悶不可爬梳雖禪家之庭前柏樹子毛布衫鎮州大蘿蔔亦不至如是之轇轕也李公晦所云晚年始頗指示本體令深思而自得之葢由不細考此數書之意而為呂錄所誤不知朱子之意只孟子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只此一語可了無此等說數也昔朱子嘗言黄太史灑落之語延平先生拈出特令學者識得有箇深造自得氣象以考所得之淺深不意一再傳後

其獘乃至於此則公晦輩誤認話頭之獘朱子早已明斥之矣

答林德久書云熹嘗愛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最為近理葢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空虛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空底物裏面包得四者令人都為不曾曉得自家道理只見他說得熟故如此

不能無疑又纔見說四者為性之體便疑實有此四塊之物磊塊其間皆是錯看了也須知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而四者又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也但於渾然一理之中識得箇意思情狀似有界限而實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也然此處極難言故孟子亦只於發處言之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莫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按此書前有後書所疑之語必因德久疑於玉山講義而特發明之其云不是先有箇虛空底性旋生四者出來亦不是有箇虛空底性包却四者是又玉山講義所未及也既云性之為體不離此四者即云非有形象方所可撮可摩既云識得意思情狀似有界限即云非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纔下一語便即掃去正恐人錯認話頭故又云此處極難言故孟子只於發處言之又曰本體無著莫處只可於用處看其語

自是分明是說地頭名目如此如中庸說率性之謂道不是教人回頭轉腦於心中識取四者分別界限如呂燾所記云云也呂燾所記則是實有此四塊磊塊在心中而又實有牆壁遮攔分別處矣後答林書又云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性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此又因有疑於界限之說而答之只是發明非是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有四者出來之意

與呂書所記自不同也

答方賓王書云蓋人之性皆出於天而天之氣化必以五行為用故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金木土之理也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而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仁義禮智同出於性而其體渾然莫得而見至於感物而動然後見其惻隱羞惡恭敬辭遜是非之用而仁義禮智之端於此形焉乃所謂情而程子以謂陽氣發處者此也但此四者同

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此易傳所以有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之說也大抵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是非辭讓情也心則統性情者也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脈絡貫通而不害其別庶乎其得之矣

此書在己酉其分别性情體用最為明了玉山講義益本於此而加詳耳皆謂講明道理欲學者識得仁義禮智為性之德而仁之貫四端則又推言之而非

如呂焘所記體認甚底模樣物事之云也四者各是模樣物事而仁之貫四端智之成始成終又是甚底模樣物事耶學者觀於此亦可曉然矣故附載焉

答或人云孟子語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用不言當此之時別起一念體其為何物也無垢此言猶是禪學意思只要想像認得此箇精靈而不求之踐履之實若曰一面擴充一面體認則一心而兩用之亦不勝其煩擾矣

按此答或人書不詳何時疑是早年語然可證體認是甚模樣物事之非故附載之

國秀問向曾問身心性情之德蒙批誨云云宋傑竊於自己省驗見得此心未發時其仁義禮智之體渾然未有區别於此敬而無失則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自有條理而不亂如此體認不知是否曰未說到敬而無失與未有區别及自有條理而不亂在且要識認得這身心性情之德是甚底模樣說未有區别亦如

何得雖是未發時無所分別然亦不可不有所分別蓋仁自有一箇仁底模樣物事在內義自有一箇義底模樣在内禮智皆然今要就發處認得在裏面物事是甚模樣故發而為惻隱必要認得惻隱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發而為羞惡必要認得羞惡之根在裏面是甚底物事禮智亦如之譬如木有四枝雖只一箇大根然必有四根一枝必有一根也又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

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須說敬與不敬在葢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黑底虛靜換箇白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黑底虛靜終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呂燾錄

問何以驗得性中有仁義禮智信先生怒曰觀公狀貌不離於嬰孩高談每及於性命語衆人曰他只管來這裏摸這性性若是去捕捉他則愈遠理本實有條理五常之體不可得而測度其用則為五教孝於親忠於君又曰必有本如惻隱之類知其自仁中發事得其宜知其自義中出恭敬知其自禮中出是是非非知其自智中出信者實有此四者眼前無非是性且於分明處作工夫又曰體不可得而見且於用上著工夫則體在其

中次夜曰吉甫昨晚要見性中有仁義禮智無故不能發惻隱之類出來有仁義禮智故有惻隱之類

按吕焘録乃余國秀問疑國秀所記國秀無録故見於吕焘録中葢因玉山講義而言其云於發處認得裏面底物事是甚模樣又與玉山講義不同以答甘節語考之則斷斷非朱子語玉山講義先説道理地頭名目其歸結做工夫處在尊德性道問學答陳器之林德久又發玉山講義之意而於做工夫處則未

之及如燾録則竟以識認尋求爲工夫程子嘗譏呂
氏求中於未發之前爲非中庸或問發明之而并以
楊氏所謂驗所謂執亦有呂氏之病燾録所云蓋不
止於求中與驗與執者雖沒世窮年而必不可以得
也故録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兩書而附呂燾
録及答甘節語於後則燾録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呂燾所記本之余國秀文集答國秀第二書有云須
理會得其性情之德體用分别各是何面目始得須

逐一體認玩味令日用間發見處的當分明也此錄與所問語全不對值而呂壽所記蒙批誨云云似指此而云問身心性情之德則此條問語又初無此語也又一條問語甚分明而答云須是實識其裏面義理之體用乃為有以明之亦與問語不相對值此不可曉而實識得裏面等語又他所未有即玉山講義答陳器之林德久書論性情體用甚詳而亦未有此語也呂壽所記自是國秀之意而於文集答語亦有

不能無疑者姑記於此以俟質焉

考文集答方賓王胡季隨書皆門人代答而朱子為之刋正者則他書亦多有之不必朱子一一親答也又有問目甚長而批示止數語自己各付其人家中未必盡存底本其後或從各家搜訪以來其中不能必無訛誤如答余國秀語答問都不相値其訛誤自顯然則文集尚有不可盡據者況語錄乎呂燾所錄斷不可信故勉齋先生謂不當以隨時應答之語易

生平手筆之書而薛敬軒先生亦屢言當以朱子手筆之書為主蓋以此也

答何叔京書云天理既渾然既字疑有誤然謂之理則便是箇有條理底名字故其中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下便各有一箇道理不相混雜以其未發莫見端緒是以謂之渾然非是渾然裏面全無分別而仁義禮智却是後來旋次生出四件有形有狀之物也須知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仁義禮智便是天地之件數更以程子好

學論首章求之即可見得果然見得即心性仁愛之說皆不辨而自明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則天理渾然即性也玉山講義已發其凡於此矣此書在癸巳甲午間距甲寅二十年而其言若合符節如此則謂晚年始頗指示本體豈其然乎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玉山講義乃因程珙之問而發明之只孟子此數語耳答陳器之

林正卿又因玉山講義而發其他則未嘗數數言之也故於末附此一條尤可以證晚年指示本體之說之非

答呂子約書云由乎中而應乎外是推本視聽言動四者皆是由中而出泛言其理之如此耳非謂從裏而做工夫出來也制乎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處全是自外而內自葉流根之意非謂內外交相養非字疑當作所與此章之文本不相及不須如此分踈也如視聽二箴

云心兮本虛秉彝天性皆是推本而言若其工夫則全在制之於外閑邪勿聽處可更詳之（乙卯後）

按此書爲程子四箴言却可爲玉山講義之證玉山講義前段所言仁義禮智皆是推本說泛言其理之如此非是說做工夫處至後段之尊德性道問學方是正說做工夫處其答陳器之林德久書只發明前段之意而不及後段做工夫之說呂燾錄葢誤認此決非朱子本語後來推衍愈多泛濫都是錯認了話

頭也故附此條於後以疏通證明之學者參考於此亦可以洞然而無疑矣

答呂子約書云論性則以仁為本此只是泛說論義理則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仁為孝弟之本論為仁之功夫則孝弟是仁中之最緊切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道生也

按此書當在壬辰癸巳間葢早年語也然正與玉山講義相發明論性則以仁為本此是泛說非謂做工

夫處如玉山講義所言亦只是泛説論義理地頭名目如此若如吕叅録則必向心中識取物事模樣竟作做工夫處全非朱子之意矣以此書證之則吕録之誤亦不待辨而明矣

或問覺得意思虛静時應事接物少有不中節者纔是意思不虛静少間應事接物便都錯亂曰然然公又只守得那塊然底虛静雖是虛静裏面黑漫漫地不曽守得那白底虛静濟得甚事所謂虛静者須是將那黑底

打開成箇白底教他裏面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喚做虛靜若只確守得箇黑底虛靜何用也沈僩録

按吕燾録在己未沈僩録在戊午後此條則同聞而別出也沈録答問恰相對值意思亦極通貫其云黑底虛靜者則如坐禪入定專守此心之謂也其云白底虛靜者則由講論考索使道理洞徹此心虛靈不昧之謂也即大學之物格知至孟子之知性知天其

以虛靜為言葢因所問而答之而大意自極分明呂録則增入要識得這物事等語與沈録大不同明係國秀自以己意託之朱子以合前説且云敬是第二節事則是先要識得此物事而後虛靜虛靜而後能敬也豈其然乎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朱子再三言之問者曰於敬而無失上用功原是不錯令反謂其夾雜鶻突而所云識得這物事與問語全不相對值必非朱子語也只以沈録對勘之則其得失自

見而呂録之不可據亦不待辨說而益明矣

白田雜著卷六